

我和父亲的第一本书

欧阳凝芳

我的第一本书，是“偷”来的。
1980年代的乡下，除了课本、老黄历和农药说明书，乡下孩子几乎见不到别的书。但我父亲是个例外。他在离家五里地的粮管所上班，每次回家推着自行车进村口，总惹人眼目：白衬衫洗得泛白；车把上挂着黑色的公文包和一吊猪肉。

村人稀罕肉，我稀罕那只包，那里头常放着各种报纸。我看不太懂上面密密麻麻的字，但对乡下孩子来说，这些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，已是唯一跟“书”沾边的稀罕物。

一个傍晚，父亲去菜园摘菜，我偷偷翻开他的公文包。报纸底下，竟然压着一本书。薄薄的，白色封面印着“汪国真诗集”几个字，边角微微卷着，好几页折了小角。

我愣住了，那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父亲，竟在悄悄读诗？我摸着它，书本里透出来的素净，有别于汗水与泥土的粗糙，像父亲的白衬衫，矜贵、体面。我的手不觉一颤，像是撞破了他费力捂住的心事。

我连忙躲进厨房，就着灶火的光偷看。那些折角的地方，想必是父亲读了又读的句子。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”这些字不像报纸上的文章那样板正、拥挤。它们一行一行的，疏朗干净，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好。

正读着，母亲喊添柴。我一惊，以为父亲来了——我怕他发现我在看他的秘密，慌忙把书往灶火边一塞。等抽出来，封面已蹭上了黑灰。我不敢再放回去，便心虚地揣进怀里，就这么“偷”走了。

后来，我将那本沾着灶火气的诗集带去学校，一笔一画地抄录。再后来，这本书遗失了。

父亲对那本凭空消失的书，一字未提。那是他唯一带回家的一本书。我在惶恐中，带着那本诗集种下的隐秘念想，读着读着，走出家门，有了自己的文章。

一年春节回家，厨房里烟火缭绕。母亲添柴，父亲忙着炒菜。因母亲不识字，我就读新发表的文章给她听。那天读着读着，我鬼使神差脱口而出：“妈，父亲的才气，好像都落在我身上了。”

母亲握着一把柴火，抬起头，看了父亲一眼。那一眼极短，却意味深长，藏着我当时读不懂的五味杂陈。父亲没有回应那道目光。他穿着依旧工整的白衬衫，瘦削的身形笼在满屋的烟气里，我听见他锅铲翻炒的声音，停了那么一瞬。

我们都没再说话。

我很后悔说了那么一句。父亲年轻时参加路线教育，去葛洲坝修水库做宣传，在粮管所当文书，是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。可后来，那些拿

笔杆子的事远了，他将一身才气无声地融进了柴米油盐里。那本他唯一的诗集，压在公文包最底层，沉了一辈子；后来又被我偷走，丢了一辈子。我心疼父亲的隐忍与骄傲，却又用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炫耀，戳中了他一生的缺憾。

此后，我再未在他面前提及发表的事。

前几天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常拿着印有我文章的报纸，坐在村口的老门板上给村里人看。他指着报纸一角那个小小的名字说：我女儿叫“凝芳”，两点水的“凝”——我以前总嫌字难写，偷懒写成“银”。

他记得的，又何止那个字。那本诗集，起初是他一个人的精神角落；被我“偷”走后，便成了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的秘密。他当年的沉默，不是不知，而是成全。他不过是退到灶台的烟火里，站在我身后，用他记得的那些折了角的诗句，扶了我一把。

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本书，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。那个两点水的“凝”字，他替我守了一辈子。

春夜蛙鸣

彭迎港

春日的夜晚，最先来的不是月亮，是蛙声。

当暮色从屋顶上漫下来，把白天的燥热一点一点地收走，蛙声就起了。起初是试探性的，有一声没一声的，从池塘边、田埂下、草丛里，怯怯地叫一两下，像在问：天黑了吗？可以叫了吗？没有人回答它，但别的蛙听见了，便也跟着叫。于是，一声，两声，三五声，渐渐连成一片，织成一张绵绵的网，把整个村子都罩住了。

蛙声这东西，听着热闹，其实讲究。有高亢的，像敲梆子，一声一声的，很有节奏，敲得人心也跟着颤一颤的；有低回的，像拉胡琴，悠悠地转几个弯，在夜色里飘着，不知道落在哪里；有的急，有的缓，有的亮，有的哑，凑在一起，倒比戏台上的锣鼓还要丰富。它们不用排练，也不用指挥，却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这边响了，那边就歇一歇；那边起了，这边便低下去。此起彼伏的，缠缠绕绕的，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把它们串在一起。

小时候在乡下，蛙声是夏天的标配。其实春天就有了，只是春天的不那么急，不那么躁，带着一慵懒，像是刚从冬眠里醒来，嗓子还没开利索。外婆说，蛙叫是要下雨的。我不信，但好像每次叫过，过几天真就下雨了。雨来了，池塘满了，田里的水也满了，蛙叫得更欢了。它们像是喜欢雨，喜欢水，喜欢湿漉漉的春天。

暮色四合的时候，蛙声最浓。这时候，田里干活的人回来了，扛着锄头，牵着牛，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。听见蛙声，也不觉得吵，反倒觉得安心。外婆坐在院子里摇蒲扇，我趴在她膝盖上听蛙声。她指着池塘那边说，青蛙叫了，今年收成好。我问为什么？她说，蛙多，虫子就少，庄稼就好。这道理朴素，我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蛙声好听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

乡下孩子的夜生活，是离不开蛙声的。提着小灯笼，在田埂上跑，蛙声就在脚边，有时候跑近了，蛙声忽然停了，静得只剩自己的喘气声。等跑远了，它们又叫起来，像是在笑话我们。萤火虫也来了，一闪一闪的，在草丛里飞。蛙声和萤火，一个是声音，一个是光，却像是商量好的，一个亮，一个响，把春夜弄得热热闹闹的。

蛙声里是有节气的。谷雨前后，蛙声还带着一潮气，湿漉漉的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立夏一到，就不同了，声音亮起来了，脆生生的，像是憋了一春天的劲儿，全使出来了。那时候，田里的秧苗绿了，池塘的荷叶也冒出来了，蛙声跟着一起长，一天比一天响，一天比一天密，像是在催着夏天快点来。

有一年春天，我在城里，忽然听见蛙声，很稀，很远，像是从梦里传来的。我循着声音找，在小区后面的水沟边，看见一只青蛙，孤零零的，蹲在石头缝里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。那只蛙叫得不如乡下的响亮，也没有别的蛙和它应和，听着竟有些凄凉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回到家里，想起乡下那些铺天盖地的蛙声，想起外婆说的“蛙多，收成好”，忽然觉得，城里的蛙是孤独的，城里的春天也是孤独的。

但蛙声还是要听的。听听春天还在，听听夜晚还是活的，听听那些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生命在叫着。



牧归 翁桂涛 摄

放野的石斛兰

华明玥

云南临沧，海拔1000多米的杂木林中，我们看到了正在开放的石斛兰。这里的山民，出人意料地将人工培育的石斛兰小苗，绑在青冈栎、香樟、板栗树等高大的老树上，通常，他们会把石斛兰的根，先盘绕在一个苔藓球上，再捆绑在高高的树杈上，于是，石斛兰就成为骑坐在树干分叉处的小精灵。

大树粗糙的树皮和树干上蜿蜒伸展的苔藓，可截留此地的云雾，为石斛兰提供水分，并帮助石斛兰避开食草动物的啃噬。石斛的香味令林间蹿跳的飞鼠也为之驻足，飞鼠的粪便也可以为“上树的石斛兰”提供养分。

小苗就这样在放野的环境里生长起来，它的肉质根在树干上攀附，长出了生机勃勃的、亮晶晶的“水晶

头”。当地农民都知道，放养的小苗从第二年起，就具备开花能力了，为了让它们入药的茎干长得又粗又壮，他们会在第二年的4月和11月各追肥一次，用牛粪、肥泥和磷肥调匀，薄薄地敷在石斛根际周围。

好啦，石斛兰，你就自由自在地生长去吧！除了施肥，此地浓密的雨雾、大树的隐蔽、忽明忽暗的散射光，都是石斛必不可少的养料，到了第三年，每一棵放养的石斛都长成了一大丛，在苍老遒劲的大树间伸展着它们扁圆形的枝干，一簇簇粉色的、橘色的、玫红的、粉白的花朵，就在枝干间萌发，像花朵的瀑布一样悬吊着，释放它们的灿烂生命力。仔细看，这些石斛兰的唇瓣演化成

了凹陷的“口腔”状，中间的蕊柱（雄蕊和雌蕊合生的结构）恰好位于“口腔”中央，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做鬼脸突出的舌头。一部分石斛兰是有浓香的，这种香，混合着林间特有的树脂气息，格外沁人心脾。

放野的石斛兰，药效好，在市场上的价格，约是大棚种植的三倍多。当地朋友说：“现在，人人都知道石斛兰应该上树养殖了。绑小苗的活计，好比在山里春游，年轻人捎带着唱山歌、交朋友，山林浓密，经常是听歌不见人，这才增加了互动的神秘和惊喜呀！”

